

世界艺术大师传记丛书



# 凡·高

楚水 编著

叶廷芳 主编



世界艺术大师传记丛书

---

● 叶廷芳 主编

凡 · 高

楚水 编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世界艺术大师传记丛书

叶浅予 主编

凡·高

梵水 编著

---

**责任编辑：**张国崑      **装帧设计：**李文侠

**美术编辑：**李文侠      **责任校对：**刘英民

---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8号)

---

**印 刷：**河北新华印刷一厂(保定市省印路102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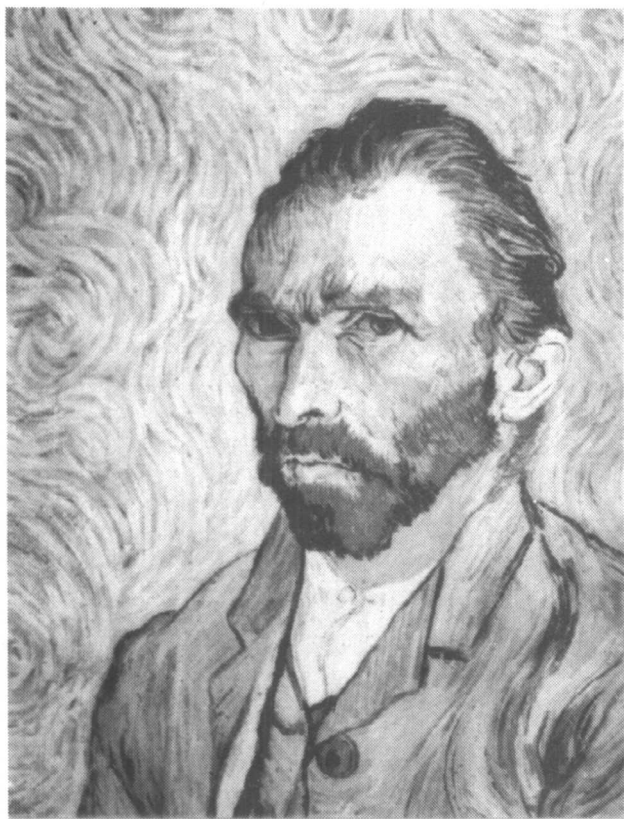
**经 销：**新华书店

---

850×1168毫米 1/32 9.25印张 191千字 1998年3月第1版

1999年7月第2次印刷 印数：5,001—10,000 定价：9.00元

ISBN 7-80511-566-8/J·554



自画像



自画像  
188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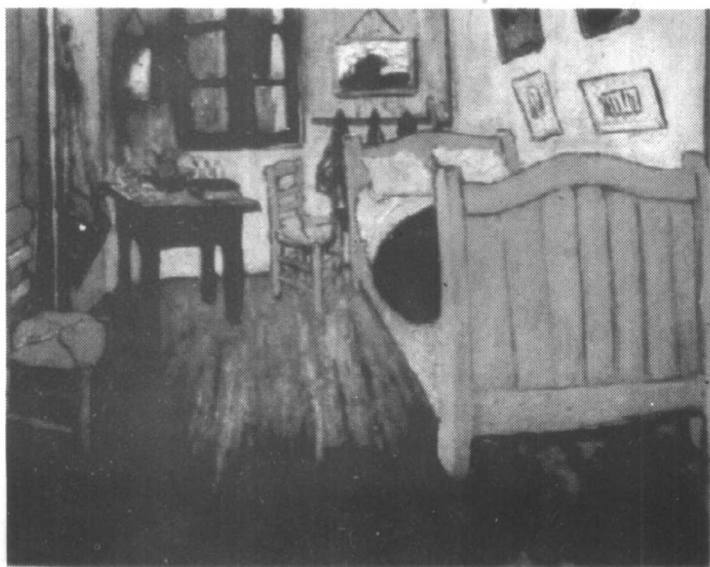
割掉耳朵以后的自画像  
188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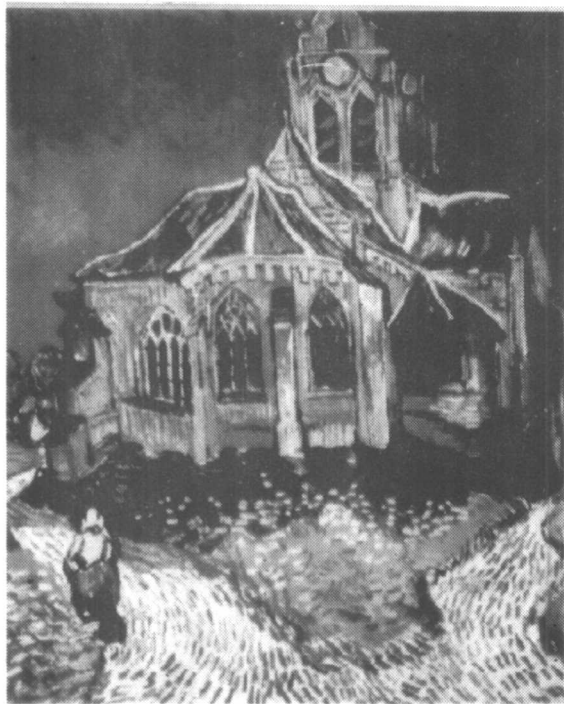
悲哀 1882年



向日葵  
1888年



阿尔的卧室  
1888年



奥维尔的教堂 189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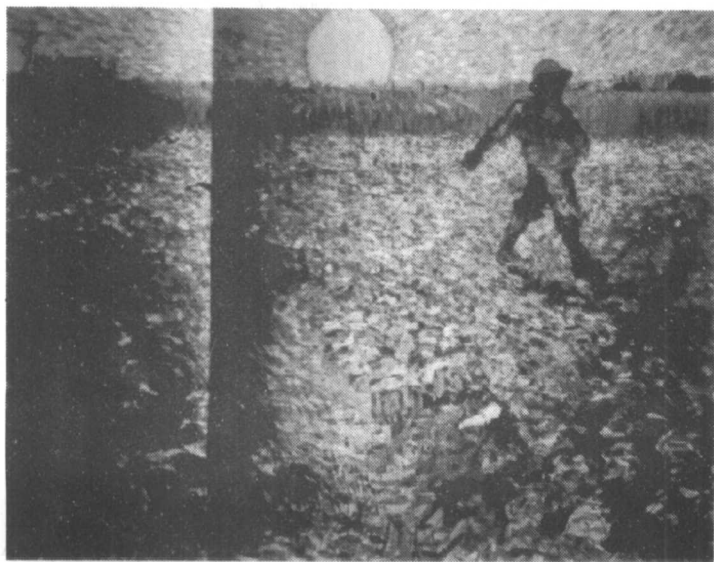


星空、丝柏和教堂 188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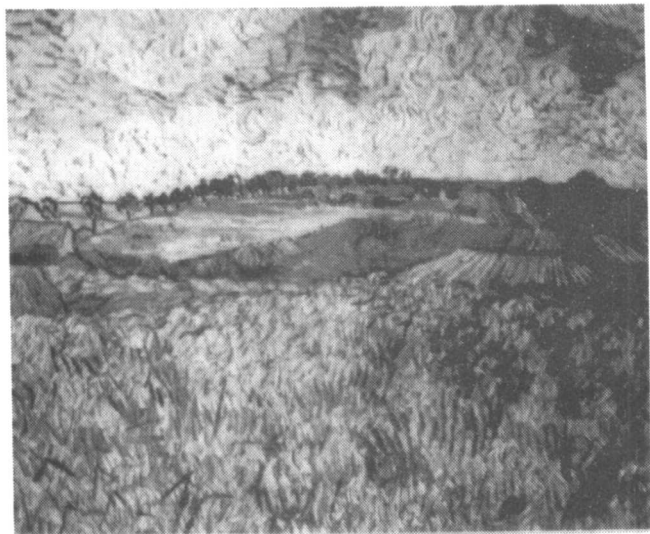




阿尔广场咖啡馆夜景 1888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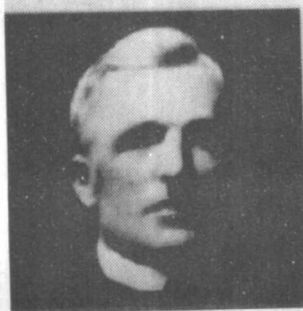
播种者 1888 年



奥维尔的田野



凡·高的故居及其父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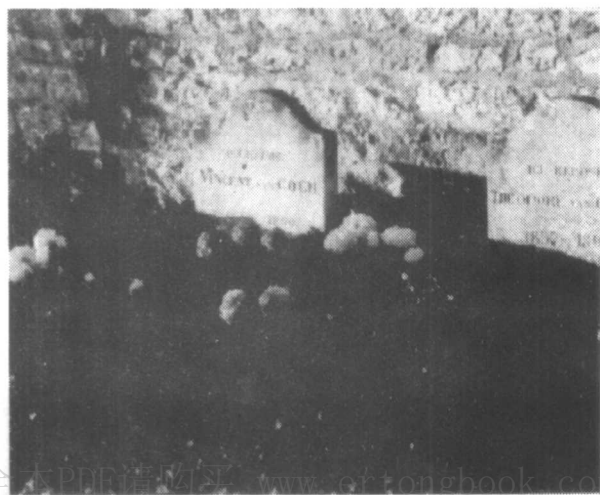


凡·高致提奥的信



提奥

凡·高兄弟墓地



# 总 序

叶廷芳

## 初 衷

音乐与美术，一个诉诸于听觉，一个诉诸于视觉，如果加上舞蹈，可以说是人类最早、也是最基本的审美活动内容了。在人类的幼年，在它还没有来得及创造语言和文字之前，就已经懂得发出好听的声音，以抒发自己的愉快情绪，聆听自然界悦耳的音响，使之与自己的审美知觉发生共鸣。如果说，音乐作为“时间的艺术”很长时期内没有可能为我们留下音响的实证和符号的记录，那么考古发掘的五万年前即旧石器时代“早期智人”制造的生产工具——石斧，给了我们重要的启示，即人类在为改善原始的生产

方式而努力的时候,其原始的审美意识就已开始萌发,并为其进行追求了。因为那种石斧表明:它的形状尽管稚拙,却已经显露出某种形式美的特征了。尔后,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约15000年前)的洞窟壁画和岩画,特别是新石器时代(约8000年前)的彩陶艺术更令人惊叹不已,它们以雄辩的说服力证明,人类的远古祖先在美的追求方面表现了多么惊人的毅力和智慧。虽然,人类在这个领域的表现经常与宗教意识相伴相随,而且多半以宗教的名义成就某项壮举。但现在我们很难区别,先人在创造这些美学伟业的时候,究竟出于美的驱动,还是出于宗教感情。也许这种区分并不重要,甚至根本没有必要,因为一个时代的艺术成就和美学现象,往往不是由单一因素构成的,而是多种成份融成的“亲合力”。只有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例如欧洲的中世纪,宗教机构即教会利用宗教名义对人性进行禁锢、对艺术创造进行垄断的时候,我们才需要将艺术创造的自由精神与宗教束缚区别开来。经历了中世纪千年黑暗的欧洲人也许最早领悟了这一点,因而举起了“复兴”古代文艺的旗号,冲破了教会势力的禁锢,带来了文艺的空前繁荣。这一伟大历史事实无论过去和现在都在向人们昭示:艺术创造和艺术的发展与人文精神有着多么密切的关系。随着近代生产力的代表者——新兴资产阶级的崛起,人在“神”面前终于站立起来,其尊严日益得到承认,市民的平等意识不断觉醒,这给艺术创作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不难想象,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艺术领域(岂止艺术领域)始终人才辈出,群星灿烂。当然,也还有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尤其是科学、技术乃至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例如交响乐的诞生和发展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形成和完善就紧紧依靠着由科学、技术所带来的整个工业时代,而交响乐的恢宏、复杂而深邃的内涵又与

近代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音韵学甚至神学等分不开。至于美术或造型艺术(包括绘画、雕塑、建筑)的提高就也有赖于物理学、几何学、结构力学、化学、光学、色彩学等。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文学。文学的起源不像音乐和美术那么久远,有文字的形态迄今不到五千年。其初始形态是古代神话。但就在这些神话里,表现了人类幼年时期极为丰富的想象力,让今人叹为观止,并且认为“不可企及”。从那时起,文学和艺术(包括音乐和舞蹈)就是创作美学里的两大巨流,而且始终并行不悖。如果说,音乐与美术是姐妹,那么作为二者同一归属的艺术与文学的关系就是姻亲了。文学被称为“人学”,它的诞生标志着人类的情感表达向深层驱进,故采用了“容量”更大的形式。文学因其“蕴含量”深广而丰富成为音乐、美术题材和母题的源泉之一。因此,艺术有了文学作依傍,就好比如虎添翼。同样,文学有了艺术为紧邻,便使自身的内涵更丰富,色彩更斑斓。无怪乎文学、艺术史上有不少“两栖”名家,始终在文学与艺术(包括音乐和美术)间不停地游动,仅就德语文学而言,歌德、迪伦马特之于绘画,E·T·A·霍夫曼之于音乐,瓦格纳之于文学……敝人不才,根本不能与这些大师同日而语。但就兴趣而言,与他们确有相同的倾向。故在我的职业工作(文学研究)之余也常常涉猎音乐、美术作品。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只要遇到档次较高的音乐会、画展、艺术陈列馆、著名建筑物,我都要想尽办法,争取领略一番;每当我听到一首动人的乐曲,欣赏到一件出色的绘画、雕塑或建筑作品时,我都会激动不已,感到这是上苍赐给人类的一种福祉,因此设想:如果人间听不到这样绝妙的乐音,见不到这样美好的画图或造型,那么我们所赖以生存的世界将会变得多么单调、乏味和枯燥,我们的心灵会变得毫无弹性。因此,如果我们对于上苍

的这种赐予激不起热情或根本就无动于衷，那不啻是一种麻木甚至愚蠢。

迄今为止的人类文明不外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精神文明的涵义除了知识基础、道德水准、人文观念、民主意识等方面的内容外，自然还包括审美情操。谁都不会否认，音乐和美术在激发人的审美意识，陶冶人的性情、气质，调整人的心理平衡，推进人的上进欲望，增强人的生存意志等方面，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一个“有音乐的耳朵”和“有色彩的眼睛”的人比起没有这种特性的人来，其感受世界的的能力，其体验生命的程度，其享受生活的质量是不一样的，这里有高低之分，深浅之分，文野之分。正因为如此，现在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过去在学校里强调了德育、智育和体育，却忽视——至少低估了美育，这是一种片面，一个损失。现在有关部门终于决定：在高中乃至大学增设美育课程。这是经过多年实践付出代价的结果，不仅是教育领域“矫枉”努力的胜利，也是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一个良好的开端。未来的实践必将证明：这一措施对于改善和提高国民的精神素质必将起着无可置疑的作用。

不过从现在来看，全社会对于美育的认识，或者说对于音乐与美术在“振兴中华”、重塑民族精神形象方面的价值定位的估计依然是不够的。许多人似乎认为，中国人过去蒙受的“东亚病夫”的恶谥仅仅是因为我们体质不如人家，体育落后。因此他们对于我国运动员在世界体坛上的表现越来越出色，拿的金牌越来越多，表现出高度的热情，这无疑是对的。但须知，我国的艺术界也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国手，他们在国际乐坛、艺坛（包括舞坛、影坛）上也夺得了为数可观的金牌、银牌和铜牌，但是他们却不能像体育奖牌得主那样激起广泛而强烈的热情，甚至对于行外、圈外的大多数人来说，他们一直默

默无闻(部分原因应归咎于新闻媒体)。这是令人堪忧的。一个民族要振兴,强健的体魄无疑是必要的,到国际体坛上尽可能多拿一些奖牌也是理所当然的。但一个民族的重新崛起,除了她的强健的体魄外,最根本的取决于她的魂魄,即她的内在的精神力量;不仅有主动的、昂扬的进取精神和坚不可摧的斗志,而且还要有充实、丰富的人文内蕴以及从这内蕴中不断焕发出来的巨大创造能力、鲁迅当年在思考和寻求民族疗治的途径时,考虑得最多、也最深的就是这一层。无疑,音乐和美术在这方面都有其独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们不仅可以优化国民的精神素质,增强民族精神的内发力,而且赋予这个民族以持久的魅力和神韵,从而提高她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声誉、地位和生存能力。当我们提及文艺复兴三画圣,提到大卫、毕加索……这些光辉的名字的时候,谁不想到意大利、法兰西和西班牙,并对之肃然起敬呢?同样,当你听到一首贝多芬、莫扎特、柴科夫斯基……的乐曲时,谁不想到德意志、奥地利和俄罗斯,并在内心激起对它们的赞美呢?我们中华民族在这方面也有辉煌过去。但自近代以来,我们不能不承认比人略逊一筹。就上述大师对世界影响的深刻性与普及面而言,我们到目前为止恐怕还很难推出一位合适的人选来,堪与他们中的任何一位媲美,至少在音乐上是如此。这对我们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刺激。我们没有理由不改变这种状况。为此需要多方面的投入,首先是热情的投入。这就是说,要把国民对这方面的兴趣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像培养球迷、歌迷那样培养我们的乐迷、画迷,要让我们的世界乐坛、画坛的奖牌得主也像奥运会奖牌得主那样有那么多人人为之热泪滚滚……

笔者与花山文艺出版社合作的这套《世界艺术大师传记丛书》,可以说就是上述思路的产物。诚然,如果把我们的宏愿



比作一朵浪花，那么我们的努力就是一滴水珠了。

## 主 旨

按照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历史是群众创造的。同时它也不反对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因为群众的智慧和关键性作用通常是通过某些杰出人物体现出来的。因此，尽管人类发展的历史还很短，已有无数英雄豪杰相伴随。同样，一部音乐史或美术史的篇章，主要是由那些不朽的作曲家、不朽的画家、雕塑家构成的。是他们为人类这些不同“美”的历史谱写了一系列“华彩乐段”，有了这些华彩乐段，这些历史才显得那样多姿多采，具有了切实的分量。如果艺术史上没有这些出类拔萃的人物，就像夜空失去了那些晶莹璀璨的星辰，它就不再让人眷恋了。

出于对艺术史上作出了突出贡献的人物的崇敬，我们把他们视为“大师”。“大师”者，造诣极高之谓也。这些人的美名随着他们的作品而世代相传，堪称“不朽”了。为他们树碑立传，乃在情理之中。这些人的智慧都有过人之处，其成就往往达到了那个时代的顶峰，有的甚至同时在几个领域大放异彩，如文艺复兴时代的艺坛“三圣”——达·芬奇、拉斐尔和米开朗琪罗。前者可以说是一位无与伦比的旷世奇才，他不仅是一位非凡的画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取得物理学上的多项重要发明权；同时他又是卓有成就的数学家、力学家和工程师。作为伟大的艺术家，他则善于别出心裁，勇于革新。他那所谓“烟雾状色调”，表明他最早懂得运用“模糊”的美学效应于绘画；他也深谙将写实与表意加以辩证统一的奥妙；他甚至领先悟得后来成为巴罗克审美手段之一的“二元对立”的反